

把一手烂牌打成“王炸”

●林永芳

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年)夏,南直隶苏州府昆山顾家,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这孩子的出生充满戏剧性,人生好像坐过山车。他生于江东望族顾家,可彼时家道已中落。一出生,他就与生母分离,却幸运地遇到知书达理、视他如宝的嗣母王氏,以及学问人品一流的嗣祖父顾绍芾。他天资聪颖、勤学敏思,相貌却独特,两只瞳孔中间呈白色、边缘为黑色,“见者异之”。他性情耿介、不谐流俗,却能与出身名门、才华横溢的归庄结为至交,二人合称“归奇顾怪”,志同道合的友人还有很多。

这孩子名顾绛,后改名顾炎武。他那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掷地有声,流传千古。而他一生摸到的“烂牌”远不止于此,简直数不胜数。

他14岁考取秀才,却深感科举之道对国计民生无实际效用,27岁时断然放弃科举,从此与荣华富贵绝缘。他发愤钻研经世之学、潜心著述,书未成,大明已然倾覆。他与好友归庄、吴其沆等投身昆山保卫战,换来的却是清兵屠城,4万乡亲罹难,生母何氏右臂被砍断,四弟、五弟阵亡,弟媳自尽,嗣母王氏绝食殉国。家破人亡、国仇家恨交织,他积极投身反清复明事业,渴望重整河山,却屡遭失败与失望,理想终成泡影。此时,他即便想遁世也不可得,一次次卷入官司、遭人陷害。几位族兄强占田产,艰难诉讼让他损失惨重、身心俱疲;家仆陆恩侵吞田租,还向清廷诬告他“通海”(勾结沿海抗清武装),欲置他于死地;豪强叶方恒唆使

他人告发他“无辜杀奴”,使他身陷囹圄。好不容易被归庄、路泽溥等好友营救释放,又遭叶方恒派人追杀。他只得远走他乡“北游”,开始漫长的逃亡生涯,后又因山东“黄培诗案”株连入狱,经朱彝尊等人营救才得以获释。

命运如此波诡云谲,天下虽大,竟无一处净土可安放他的书桌。

然而,就在这般境遇中,顾炎武却将一手烂牌打成“王炸”,把自己磨砺成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与音韵学家,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。何以至此?透过他的“马上图书馆”,可见一斑。

被迫北游途中,顾炎武“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”“日夕驱驰,鞍马之余,辄抽卷校读”“往来曲折二三万里,所览书又得万余卷”。

与“马上图书馆”相配套的是他的“移动研读法”。道路平坦时,他在马鞍上默诵经史疏注;途经关塞要地,便停驻查书,向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询问原委,甚至实地测量。他将流亡之旅变成了苦读不辍与实地考察调研的过程,真正践行了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

这是段艰辛历程,“载籍颇繁,艰于运输”,但异于常人的坚持,结出了超乎寻常的硕果。他一边遍游华北、山东、西北,足迹遍及二十余省、九十余县,“九州历其七”;一边博览史书,辑录其中关于各地山川形势、险要关隘、卫所城堡、烽墩巡司、马政草场、兵力配备、粮草供应、屯田赋税、交通物产以及农民起义等社会动乱的资料,同时垦荒种地、结纳同道。在此基础上,他将长期读书与万里考察的心得,写成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日知录》《音学五书》等千古名著。

“天地存肝胆,江山阅鬓华”,虽被迫浪迹天涯,“逐客已无家”,顾炎武却从未忘记以天下为己任,常怀四海之心,不堕青云之志。这便是他的“王牌”。他以《山海经》中的精卫鸟自喻,慨叹:“万事有不平,尔何空自苦?长将一寸身,衔木到终古。我愿平东海,身沉心不改。大海无平期,我心无绝时……”余音绕梁,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万千。

的对

●高自发

明朝正德年间,陈民望任黄州太守。修缮谯楼时,他在楼上题写“壮观”二字。同知王卿系陕西人,素有声望。他指着谯楼题名对邓震卿说:“这怎么叫‘壮观’?按我们陕西话读,不就成了‘赃官’吗?”二人相视一笑。

绍兴府曾挂一块匾额,上书“牧爱”二字。戚编修对时任太守说:“这匾额该撤掉,从下往上看,不就是‘收受’二字吗?”

冯梦龙采撷这两则趣闻,载入《古今谭概》,文末批注:“‘牧爱’与‘壮观’,真是‘的对’。”

“的对”指十分贴切的对子。上联“牧

爱”本有“治理一方、爱护百姓”之意,但从百姓视角(自下而上)看,却成了“收受”——贪官污吏收受贿赂、盘剥百姓,哪里还有“爱”可言?下联“壮观”谐音“赃官”,暗讽陈民望不清廉。越是贪腐的人,越爱标榜清正、沽名钓誉,看似“壮观”,实则是“赃官”,难怪王、邓二人会心一笑。

更关键的是,“牧爱”“壮观”都写在匾额上,高悬于上,高调宣扬官府爱民、谯楼气派,却经不起百姓自下而上的审视。

如此说来,“牧爱”对“壮观”,确是名副其实的“的对”。



凡人生不可“黄金注”

●齐世明

与“羿射九日”中的神话人物羿不同,历史上的后羿又名夷羿,以射术高超著称,相传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。据前秦苻朗《苻子》记载:夏王久闻后羿善射,便召他到后院献艺。靶子是一尺见方的兽皮,靶心直径仅一寸。夏王还设下奖惩:“射中,赏尔万金;不中,削尔千户封地。”后羿听闻射中可得万金,不中则要损失原有封赏,顿时神色惶遽,气息紊乱。他拉弓试射,第一箭偏出靶心;再射,竟又脱靶。

平常心时,人常能百步穿杨;患得患失时,便易失手。当代著名钢索表演艺术家瓦伦达,1978年以73岁高龄进行最后一次走钢丝表演时,不幸坠亡。这场被寄予厚望的“谢幕演出”现场座无虚席,他仅完成两个动作,便从近70米高的钢索上坠落。他的妻子哭着说:“我早知道这次会出事,因为他出场前不断念叨‘这次太重要了,不能失败’。”这种因过度在意结果而导致的失常现象,被心理学界命名为“瓦伦达效应”。

瓦伦达的悲剧,恰似千年前立于靶场的后羿,二者共同印证了《庄子·达生》中的洞见:颜回请教“深渊之上,船夫驾船如神”的诀窍,孔子以善泳者“忘水”为喻,进而借博弈阐释心境:“以瓦注者巧,以钩注者悻,以黄金注者殒。其巧一也,而有所矜,则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内拙。”用瓦片作赌注时,人不计得失,坦然自如,得心应手;用银钩作赌注时,便会顾忌得失,发挥略有差池;用黄金作赌注时,则因惧失而

方寸大乱。博弈技巧本无不同,对外物越执着,心神越昏聩,终致举措失当。

孔子的阐释,直指后羿失手的症结,亦如对瓦伦达悲剧的千年“预言”:太在意结果,带着强烈目的性去追求,往往患得患失、行为失据;唯有抛却得失之心,才能在繁复情境中尽显所能。

庄子对此深以为然,借这个故事强调要超然物外、乘物游心、不为外物所惑。的确,要达到“深渊之上,船夫驾船如神”的境界,正源于不“外重内拙”,即用心专一,不为外物所扰。表面看是聚精会神、不瞻前顾后,实则是守住本真与初心,自觉抵御外界诱惑。

孔子与庄子的洞见,对今日仍有深远启示:看重外物、为名利所累,本身就是“物与己泾渭分明”的表现,难以进入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的状态;唯有专注本心,方能全神贯注、有所成就。

谈及本真与初心,反观那些落马官员的忏悔录,常能见到相似轨迹:他们本是青年才俊,曾凭着一腔热血拼搏奋斗。然而,随着地位升高、权力扩大,人生的“赌注”从“瓦片”变成了黄金“重注”,内心的欲望也随之“裂变”。他们将自己变成摇钱树,把“公库”当作提款机,堕落为面目可憎的贪腐者,上演着各种交易“戏码”,“目光炯炯,四处狩猎”。

此类“四处狩猎”的贪婪之态,正是“外重内拙”的极端写照——心智彻底被物欲壅塞。如此,其人生“倾覆”便成必然。

生活就像菌子换海鲜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

视金钱如粪土是人们的口头禅,如果金钱真变粪土,买菜咋开展?你有海鲜却很想吃菌子怎么办?只能拿海鲜找有菌子的人交换。如果有菌子的人不喜欢吃海鲜,你只能继续找有菌子的人试探。直至有菌子且爱海鲜的人出现,双方才能正式开启物与物交换。别以为物物交换就比轻松实现,交换物品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?吃菌子是否会“躺板板”?你得看看海鲜是否真的新鲜,你也得会看生活就是这样:

金钱不参与买卖,只能物物交换。物物交换想达成交易,其实很难。除双方物品须同时被对方喜欢,还需要双向验证物品是否安全。金钱只是交易介质,与粪土无关。若金钱变粪土,生活将无法开展。

灶台物语